



潤德堂叢書全編

③



華齡出版社
HUALING PRESS

袁氏命譜

〔清〕袁树珊◎撰

谢路军◎主编

郑同◎校



贾谊有云，古人圣人，不在朝廷，即在卜医。医能疗疾，卜可决疑。此等学术，至为神奇。如入堂奥，便是先知。树珊先生，医而兼卜。卜凭著龟，命占星宿。历四十年，发为著录。命谱其名，兼容并蓄。睹此鸿篇，拳拳膺服。





潤德堂叢書全編
表氏命譜

③

〔清〕袁树珊◎撰

谢路军◎主编

郑同◎校



华龄出版社
HUALING PRESS

责任编辑：薛 治

责任印制：李未圻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润德堂丛书全编 .3 / (清) 袁树珊撰.

—北京：华龄出版社，2018.8

ISBN 978-7-5169-1251-5

I. ①润… II. ①袁… III. ①袁树珊—文集

IV. ①Z424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88709 号

书 名：润德堂丛书全编 .3

作 者：(清) 袁树珊 撰

出版发行：华龄出版社

印 刷：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：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：720×1020 1/16 印 张：27

字 数：408 千字

定 价：68.00 元

地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 邮 编：100009

电 话：(010) 84044445 传 真：84039173

网 址：<http://www.hualingpress.com>

卷首

王序

余与袁君树珊，居同里闾，性颇相近。树珊早承父志，学究歧黄，潜研星命。夏秋之际，每尝旋里，劳精疲神，疗民疾苦。犹忆其厅右楹联有云：“十亩栽桑，十亩种谷；半日诊病，半日读书。”其旨趣概可想见。余不敏，法效韩康，设松柏药肆于市廛，藉维生计。树珊忽走谓余曰：“韩康卖药，从不二价，盖为避名。云清兄设药肆，货求其真，价求其廉；建业以来，遐迩信赖，吾未尝羨焉。独对于贫病积欠药资者，从不索偿，如此存仁，天必赐福。胜韩康之避名，不亦多乎？”余曰：“些微琐事，敢谓存仁？盖彼力果能偿，自应早归；力不能偿，徒迫何益？”树珊闻余言，喜曰：“君体贴若此，诚仁人也。”

树珊勤于著述，余独嗜其《命谱》一书。其间有圣贤仙释，帝后将相，亦有忠孝节义，书画卜医，不独神奸巨慝，皆探原立论；即乞儿寒畯，亦并蓄兼收，溯源竟委，旨在劝惩。而于余之远祖宇泰先生《六科准绳》，表彰尤为完备。具见其景行前贤之热忱，殊堪钦佩。今欲求《准绳》全书，固不易得；即《命谱》一书，亦难购到。而余忽忽虚生，年逾八秩，虽孙曾绕膝，人皆溢美，而余则片善莫名，深滋愧怍。爰命儿子荣之，节省祝寿筵资，觅得旧刊《命谱》，摄影印行，广为传播。如是，则远祖六科之医学，常存天壤；而袁君八卷之《命谱》，亦得以共垂不朽。俾世之希圣希贤，利国利民之君子，有所藉镜。或不致以老拙为阿好而责之，则幸甚幸甚！

岁次戊戌清明节

王云清拜序，时年八十有二

董序

星命学为吾国哲学专科。唐宋以来，专家著作，如李虚中之《命书》，张果老之《星宗》，徐子平之注《珞珣》，释昙莹之言《消息》，耶律纯之《总括》，万民英之《大成》，以逮《三命溯源》、《寸金易鉴》，传播艺林，美矣备矣。然皆局于命学范围，而未昌明哲理。惟今世润州袁树珊先生，宏通命学，其所著述，皆秉哲理宗旨，以推行救世之道，久风行于大江流域，学者莫不珍视焉。近又著《命谱》一书，尤昭示命理哲学，讽世箴时，斯真推圣哲教世之深心，非仅为星命学之创作也。夫载籍所传，圣哲教世之训，博矣深矣。其尤深且博者，莫如“乐天知命”之微言。如《论语》以命为孔子罕言，然其勉人也，则谓“不知命无以为君子”；其论世事也，则谓“道之行废为命，得之不得为有命”。其他古训之类是者，四部所传，多不胜数。是孔子非特不罕言，而且以安命知命为教世之本，言非一端，实贯乎天人，该乎微显，以垂教万世也。明矣！或谓经典既昭“积善降祥，积不善降殃”之理，古籍且有“人定胜天”之说，道在人为，命非能限。然以此劝惩之义，折中于圣人言命，何能一以贯之？殊不知“安命知命”之教，盖为中人以上言之；“积善积不善”之教，盖为中人以下言之。从可知圣狂贤愚，志行万殊，皆可由圣人之教导，期自觉自勉之效能，此即哲理之所存也。

或又谓：“今世先进文明之国，凡政治教育，学术艺能，罔不力竞优胜，如皆守知命安命之教，奚能争存于物竞之世？”噫！斯言也，皮肤之见，而未尝即物以穷理也。彼文明国之人才，从事政争者，盖惟安于政党之本分，竭其智能，以谋优胜，决未有越出范围，藉强力以抗政府者，此安命于政争之道也。彼文明国之人才，从事于创物者，盖惟安于学竞之本分，竭其智能，以显成绩，决未有荒弃专长，专鹜权利，以图显达者，此安命于学竞之道也。推此旨也，国人皆能安命以求进所业，国必昌；国人不能安命以求进所业，国必敝，关系亦深远哉！然则谓袁先生之作，非特为治生治事之镜，且大裨于世界进化之正理，亦无可也。

余昔年从友人假观袁先生大著《命理探原》，心钦其发挥宏旨，为此

学启迪坦途，而微言则未易窥也。今观《命谱》所载，取材于圣贤仙释，帝后将相，名人列女，更推及贤奸善恶，寿夭贵贱之分别，究四柱命理之所以然，人各立传，详其命式，附以评衡，并附录名人嘉言懿行、论略书牘，以广见闻，体裁宏括，较之《四库全书·谱录》一类，允推戛戛独造。窃谓是书果能流传区宇，使之人手一编，久必改进国风，消弭世变，同登于人类进化之盛运，然后见哲学之明效大验也。由此见先生著书深意，在乎觉世牖民，而岂徒以星命学之创作，寿名山而俟百世也哉！

岁次丙戌春正月

董伯骥拜稿时年七十有八

王 序

科学名词，吾国古所未有，由转辗译而来。解之者曰：“凡为有系统之研究者，是之谓科学。”然则吾国专门技术，何一而非科学耶？润州袁树珊先生，以所辑《命谱》见示。余曰：“是亦科学也。命之理微，孔子虽罕言而实知命。疏食饮水，富贵浮云，安命也；修德讲学，徙义改过，造命也。兼是二者，乃可以立人极。”兹谱所采，贤不肖皆有之，劝善惩恶之意寓焉。先生前有《述卜筮星相学》，推演而贯通之，科学之精义，昭然予世以共见。或疑为秘闻，陋已。

庚辰立春后二日王清穆叙时年八十有一

沈 序

吾尝谓至人以万古为年，如孔关文武二圣，与天地日月同寿，永哉命乎！其它立德、立功、立言之三不朽，根原一生之命者，皆其赘耳。袁君《命谱》之作，所注重以立德为最。虽于世俗所谓富贵功名，亦非鄙弃不道，要为有功世教之名著无疑也。展阅一周，书此以摭所见。

岁次辛巳年八月

七十八叟沈恩孚

陈 序

润州袁君树珊，饱学能文，究心性命之学。尝仿班表古今人之意，撰录《命谱》一书，遭世鞠凶，荡其所有。比来喘息初定，乃就及门录副，删繁问世，而质之于予。予观其所录忠孝节义，神奸巨慝，事有典籍，旨在劝惩，倘非知命之君子，不能为也。命之为理，可以喻夫妇之愚；而穷其蹟，则圣人或有所不能，君子所以贵修身以俟之也。孔子“得之不得曰有命”，此书之行，意者其亦有命存焉乎？

庚辰孟春之月陈陶遗识

冒 序

疾斋居士曰：予读袁氏《命谱》，而于诸葛亮、岳飞、张邦昌诸人，重有感也。其他人，则予略之矣。诸葛亮之于吴，主和者也。秭归蹉跌，先帝崩殂，此诚不共戴天之仇也。然而亮既领益州牧，乃遣使聘吴，因结和亲，遂为与国，世未尝以奸人目之者，以亮能以国家为重，人民土地为宝，将以校变通之道于将来也。岳飞之于金，主战者也。其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刘豫于江南，盖欲以中国攻中国，粘罕因得休兵观衅，其复仇报国之志，虽至于解枢柄，死诏狱，而可表此心于皇天后土。读《金陀粹编》者，盖无不为之呜咽流涕焉。且夫和之与战，所谓背道而驰者也。卖国非也，仇国亦非也。有亮之开诚心，布公道，则其和非卖国也，若夫成功则命也。有飞之不爱钱，不惜死，则其战非仇国也，若夫成功则亦命也。彼张邦昌者，尝举进士矣。其在徽庙时，亦尝专事游讌，党附权奸，蠹国乱政矣。一旦国破而资之以为利，君辱而攘之以为荣，北面拜舞，即位僭号，彼岂真权宜一时，以纾国难哉？为宫室之美，妻妾之奉，所识穷乏得我焉已耳。至于身死潭州，为天下僂，虽曰天命，不谓之“自作孽焉”不得也。是故邦昌者，行险侥幸者也；亮与飞者，居易俟命者也。读《命谱》者，夫亦可知所择矣。抑犹有进者，挽近以来，佻达学子，昌言废孔，非圣无法，彝伦攸斁，不待外侮，识微者已知其为戎矣。树珊此书，以孔子为楫，使人知孔子一日不废，中国一日不亡。此尤知天知人之道，质诸鬼神而无疑，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。书凡八卷，得曰人。先出六十四造，征引群籍，至一百八十四种。知命君子，庶浏览焉。

疾斋居士撰

高序

镇江袁君树珊，以医卜世其家，而尤精于五行术数之学，声誉满大江南北。意其为人，必昂然自负，不可一世者。今年秋，与余相遇于沪上，挹其貌，则谦和轩爽；聆其所论，则经纬史，粹然一本于儒者，盖绝非术数家流也。既而读其所著《（述）卜筮星相学》等数种，皆宏博有理致，原原本本，覃见洽闻，益心钦异之。今又出其近著一书，上始东周，下迄清季，自孔子以下，圣贤仙释，帝后将相，以及神奸臣慝，乞儿寒峻，共得百造，各附略历、论断、及诗文简牍之类，名曰《命谱》，将印以行世，而属序于余。

夫命之理，微矣。《易》曰：“穷理尽性，以至于命。”是则，理之未能穷，性之未能尽，而欲遽至于命，未易言也。《论语》以命为子所罕言，然而“死生有命”，“道之行废为命”，与“不知命为非君子”，孔子固屡自言者，盖皆由于穷理尽性而发者也。其与人罕言者，盖恐穷尽之不易至，而有误夫命者也。不然，吾生不有命在天，为纣之所以亡，此岂有异于“死生有命”之说哉！《左传》刘康公曰：“民受天地之中，以生为命，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节以定命。”我窃思之，所谓“民受天地之中以生”者，乃天命之性之当尽者也；所谓“有动作礼义威仪之节”者，乃率性之理之当穷者也。夫不以吉凶祸福之遇于外者为命，而以天地之中之受于生者为命，故曰“进以礼，退以义，得之不得，曰有命”；又曰“修身以俟之，所以立命”；又曰“莫非命也，顺受其正。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，而以尽其道而死者为正命”。此皆说命之精言，无可议者。惟我以为从古之言命者，皆为生之命，而尚未及夫死之命也。人之生也有尽，而性则无尽；身有生死，而性无生死。故我谓自今以后，人鬼之途大通，斯性命之学宜变。凡究心命理者，不但当详稽乎生前，并当力推夫死后。夫生死者，事之至渺小者也。故言命而仅以有生为限者，宜其贪生恶死。吉凶祸福之见，常憧扰于中，而人心遂日趋于下，而不可救也。以孔子之至圣，若推究其寿，而只及于区区七十三年者，真不足与言命也矣。观其谱曰：

“孔子之寿，直亿万斯年也，岂寻常寝疾而终哉！”我谓是理也。不特孔子为然，凡非常之人，苟其性不与生而俱尽者，皆当以此类推也。呜呼！知此意也，乃可以读袁氏之书矣。

己卯岁不尽五日

金山吹万居士高燮

序于沪寓之格籀

梁 序

梓乡袁子树珊，予之诗文老友也。少时读书好古，发为文章，颇有凌云之慨。既以时当未造，知世运不昌，乃弃制艺下帷攻苦，探讨龟策日者及阴阳数理诸学，益以家世清贫，不得已以末艺资为糊口养亲之助，岂其志欤？此为知命之君子，不得志于时之苦衷也。以袁子之材之艺，遭际承平，以文章猎功名，飞黄腾达，亦不得谓之幸；奈何降格而为方技，亦可慨也已！此无他，时也命也！虽有特达之资，不容与时命争也。有心哉袁子也！身在草野，而心焉典籍，观其于嚣尘闹市之中，潜心著述，深探远索，藉命理之书，冀挽乱世人心于万一，沙门所谓“利己利他”，即此谛也。

丁丑春，予携家来沪，晤袁子，悉其卖卜谋生，而著书之志，仍未少懈，可心佩也。今年冬，袁子出所著《命谱》汇一册索题。予虽幼读《易》，而义多不解，至命理诸书，尤为天人奥旨，予何敢妄作解人？第观其所载命造，圣贤豪杰，将相乞儿，兼收并采，其志在慨言“古今之穷通，实有命在”。此袁子之志，袁子之苦心也。至其搜罗之富，推算之艰，引证之详，一一皆有根据，绝非向壁虚造之文可比，此袁子之学也。予以为邵子著《皇极经世》之书，创先天之论，已为千古之巨作，而《命谱》尤为前人所未有之著也。予既重其书，更重其人之志之学，不禁心喟而叹曰：“袁子之书，可以传，可以无传。盖古今中外，人类祸福之原，皆始于一念。换言之，即守分与不守分，安于命不安于命之别。夫举世之人，至人人不守分，不安于命，其祸可胜言哉！《命谱》之书，所以明往古圣凡通塞之有命在，警梦之钟，渡津之筏。其书传之于世，有益而无害。若夫海宇澄清，雍熙之世，家给人足，人人皆乐天知命，无所用其劝勉，绝无非分之行；命理诸书，不独可以无传已也。”质之达天命之君子，以为如何？

己卯冬十二月，同里梁稼畦，谨识于蝶屯借庐

潘 序

吾国命理，既言静态，又言动态，实具有自觉精进之效能，与人类有莫大关系，是以历久不磨，相沿勿替。今世之人，辄以不合科学目之，殊可哂也。然吾尝涉猎诸科学家言人之书矣，生物示吾人以细胞，化学示吾人以原素，生理示吾人以器官，心理示吾人以反应，悉皆就人之某一部作静态之研究，非言人之全貌也。即推而至于哲学、宗教、教育、社会诸书之涉及人类动态者，亦各有所偏。例如哲学偏于知，宗教偏于神，教育偏于学习，社会偏于团体，仍非言人之全貌也。全貌云者，非仅言人之形体所由成，必须涉及其生长与变迁，亦非仅言其认识环境之力，尤必须涉及其适应环境之道也。诸科学家之言人，语非不精审，第觉其偏于局部；亦非不详尽，第觉其过于繁琐耳。

夫人之入世也，目的不过求生。求生之形态，仅有四端：其一曰生；其二曰变；其三曰觉；其四曰精进。前二者属静态，人与草木禽兽之所同；后二者为动态，人之所独有也。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草木者，即在其自觉与精进。二者相较，“觉”字尤重。因不觉则精进无由，不觉则虽生犹死也。吾尝闻诸教育家之言觉矣，其言曰：“学之为言觉也。”卒有遍读群书，而不能治生者；甚至觉人之辈，有死于不自觉者。岂不可悲！又尝闻诸宗教家之所谓觉矣，闭居一室，万事皆空，即谓为自觉，于世又何补也。他如哲学家之言觉，由疑而辩，由辩而疑，万绪千端，莫衷一是。社会政治家之言觉，千百年来，仅得四字之结论，曰“群众盲目”而已。噫！亦可哀也。吾今言此，非评论诸家之失，即其所谓自觉觉人之道，为真实不虚，亦不过仅能应用于小团体中。若求一上智下愚，人人适用之自觉之方，舍命理而莫由。

盖命理之基础为“生”，命理之推演为“变”。命理之真意，即在示人以自觉之方，俾得循规蹈矩而谋精进耳。人生之形态若是，命理亦莫非若是。生之形态不复杂，命之理论亦简明。人生之形态为实践的，而非虚玄的。命理亦仅就人之实践生活，寻绎其理也。人不离乎生，即不离乎命。命者，处世之方、生存之道也。道不可须臾离，惟待人以明之。古人言

“先觉觉后觉”，即斯意也。曩读命书，即心藏此意而未敢言。逮读树珊先生大著《命理探原》，至《星家十要》一节，掩卷三思，其中实有无限妙理。回思近三百年中，命书不乏精湛之作，然亦仅言其推演之术而已。至为星家辟一光明之道，为信命者示一自觉之方，舍《命理探原》外，吾未之见也。今年春，先生复以其大著《命谱》见示，中述命造凡六十四。其编辑方法，首述命造生与变之理，次辑其人之诗文若干篇，选择精详，搜罗宏富，俾读者于研究之外，得由著作想见其为人。先生之意，不仅在示人以推命之方，尤在示人以生活之道。其所写者为事实，所示于吾人者，则古人生活之精神。命书如此，叹观止矣！余不学，于命理未窥堂奥，兹就所及见者言之，未能形容此巨著于万一也。

己卯之春，泾县潘子端序于海上寄庐

赵 序

吾乡袁树珊先生，精通星卜，著述等身，久已噪当时矣。去岁以避地来沪，户限几穿。偶出自著《命谱》示余，余披读一过，不禁拍案叫绝。吾于是益知先生之所以造道湛深者，盖有由也。《易》有之曰：“数往者顺，知来者逆。”盖数往即所以知来也。先生既于今人之命理，推其奥窅，原始要终，俾无所隐遁矣。乃于古人之命理，加以研求，稽古居今，功愈邃而道愈显，此所以名愈高也。《命谱》一书，历数古人之生死荣枯，如烛照数计，如掌上纹，数往即所以知来，著以为谱，可谓难矣。此书一出，吾知凡于命理有研究者，必将人手一编矣。读毕，爰书数语归之，即以为序。

同里赵宗抃

杨序

粤以星命颞书，造端于鬼谷，定真玉照，接武者景纯。至李唐而大启渊源，于是李虚中之禄命有千秋，张果老之星宗垂大业。迨夫二徐继起，聿开命学光炎；东海西湖，创制明通元理。推之陶贞白《珞碌》之注，岳倦翁《指迷》之笺，虽皆假托以成名，要亦耆英之精诣也。追维往喆，景仰耆贤，缅叠山卖卜桥亭，企君平成都市上。称先则古，溯厥薪传，吾独不禁神往于司马季主也。斯文禾丧，来轸方殷。爰有树珊袁子，京江布衣，食汝南之旧德，博览群书；怀古镜以照人，精通命学。一廛设砚，竟日挥毫。列座倾听，风雨晦明无虚夕；片言剖析，吉凶悔吝有真诠。守吾儒父慈子孝之伦彝，发经训知命乐天之义蕴。斯人斯诣，吾无间然矣。乃者以新纂《袁氏命谱》八卷见示，并属为弁简之辞。其编目也，上起至圣以开宗，下逮先朝之逊国。其取材也，则有若圣贤仙释焉，有若帝后将相焉，有若乞儿寒畯焉，更有若元恶大憝焉。外此则曰忠，曰孝，曰节义；以及书也，画也，医与卜也，咸与列焉。一则表钦崇以昭向往，一则寓劝惩以儆方来。遐哉千古大文，复矣名山盛业也。复也笔乏凌云，文惭制锦，得识仓山于海上，春申之江上潮生；眷怀请业于楼头，西子之湖头月朗。

岁在屠维单阏小春月龙德紫微朗照良辰

杭州丰华老人杨复见心氏拜叙于

西蒲石路之蒲石山房时年七十有四